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縣縣區玉刊行
縣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宋朝兵

太祖善於制兵

宋朝兵制凡禁兵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粮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五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料而用之謂之藩漢兵此制兵之大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大祖聽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千萬諸郡十萬外足以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

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之厚祿祿厚則各知自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遠也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不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豈不深遠哉宋朝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先軍而後州鎮曰軍資監曰軍監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蓋亦必是加之察乎

宋朝藝祖用將

嘗讀曾鞏論如取董遵誨於仇讎姚內斌於俘虜是待之以誠而結其心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邊境以安雖彥升之好勇繼業之自伐皆所不問是畧其小而求其大爾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業四十餘年邊境賴之是久其任而責其成凡此固藝祖之術未足以見其術之微者藝祖於郭進李漢超也洎第用銅瓦則隆之以恩賜屬郡錢十萬及地利使自養則富之以財待之如此宜皆極其爵位也然所居不過巡檢使而其名則小名既不足有為矣然皆使之得便

宜縱寡而其勢則崇豈不隆以恩不富以財不能以結其心不小其望

則不能礪其進不崇其勢則不能重其威

宋朝三衙四廂

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而為三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自乇超羅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衙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抗拂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

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
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
相維不得專制

宋朝三衙四廂等兵

三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四廂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盖殿前有捧日天武
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
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
武騎步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四兵　玉鑑兵序云兵之目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爲處則衛鎮出

則戍更二曰廂兵諸州隸爲專於服勞間亦更戍三曰役兵群有司隸爲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役其業以事專故處而不更四曰民兵令廣南土丁保丁土丁係稅户上五丁抽二二十一歲注籍六十一歲入老保丁係稅户上三抽一皆係終身終軍無更番之法今禁兵亦二十一歲招刺六十減少分七十放停皆無更番之法所以不如周之更番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

國家開寶初兵實籍緫三十七萬而禁兵纔一十九萬至道六十六萬而禁兵纔三十五萬天禧九十一萬而禁兵纔四十三萬明道慒至一百一十六萬而禁兵纔六十六萬以今准昔亦可槩見本政書曰禁軍平時衣食縣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往往嬉游驕惰而不可用而又二遭黥涅類不得與齊民齒終身執兵無休免之期故雖厚賞招募而應者益寡所在兵額闕而不補十常二三樞密院時時迫切州縣督以嚴科俾招塡闕額則有司苟免充數疲癃咸在而又害及平民動遭刼執

皆以抑勒為情願上下相蒙苟逃憲網故每當有府檄至則道路為之輟行商旅為之罷市比屋嗸嗸無所控告又遭賕涅者既非本心故雖就羈制尋即潰散朝以溢額而奏陳夕以逃亡申舉者有矣亡逃既衆則所在嘯聚惟事攻剽習以為常而國家常慮生事亦每為之屈法招撫討其首後自新依舊軍分安排雖有竄亡訖無刑罰祖宗軍政廢弛殆盡其間州縣往往招納亡卒使之詭冒身號為認名字亦謂之捉換故凡在軍之人朝甲暮乙倏此忽彼雖有定居由是卒伍之間動為自營之計凡有差出征戍稍涉重難率皆亡命避逃緩則冒名急則為寇

有罪則須赦

養兵之制

宋太祖有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而韓公琦亦曰養兵雖非古然利害不為不深嗟夫田不井居兵與農異此苟道也而聖如太祖賢如韓公顧以為利何也我知之矣善養兵者以兵養民不善養兵者以兵病民思昔祖宗之制兵也飲強悍之民以為兵賦淳良之民以

絲兵征伐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屯戍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天下之
民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仰事俯育終其身相保聚雖日賦月斂有不
暇恤曾謂不以為利而反以為病乎雖然是制也通古今行之可也而
二三百年間之所以變易政令則曰養兵之害下之所以游談聚議則
曰養兵之害言利者不一二而言害者已千百此獨何說也曰兵之利
於民者非一端害於民者大槩有二焉兵冗一也兵驕二也

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
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
若土人陳貫言之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鬭
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方平曰不可韓公琦曰可卒
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刺之夫以祖宗之
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
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而為法

益酷鞭笞之苦不得免爲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輸其忿而已

太宗兵制壞於童貫

太祖盛時皇城之内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内有禁衛之兵京師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造朝入朝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負粮兩石不得崔代以遠其力。太祖常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内已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取太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負寮本藩鎮爪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宦節之軍弁自川陜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宋朝之兵自童貫高球壞之而勸阻之法壞驕惰之習成出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攻城而叛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其亂今日之勢幾於此矣

宋朝兵精

秦漢之際一燕一伐自當匈奴宋朝之初夔州姚内斌雒州李允則自

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多
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士人以減
禁旅也

宋朝精兵

太宗真宗以來循建隆故事親閱歷旅武藝精絕有擲劍凌空續身承
接妙捷若神者有挽強至二石五斗二十餘發而綽有餘力者有槊鐵
槊十五斤舞於馬上往來如飛者有百人守關而契丹不敢窺其國者
有對移一帶地剩設一瓶水而亦蒙簡記其姓名以備後日之用者

開禧用兵不是處

有進攻唐州退坐棗陽虜兵方至三家河而夜遁以奔譙樊城者有解
圍和州不聽以印制徑帶五千人退居采石夜聞行舟匿驚虜至而故
走太平州者不知此何以張吾軍又有率師儀真為虜擒襲倉皇失措
而無統者有進圍壽春退走安豐截斷浮橋首尾不應者失律如此何
以整其旅 華岳

丙寅用兵賞罰不當

丙寅發賞冒濫鄭公莊之徒小將之用車以勝也主帥乃冒之而遷官四方山之提總保之守山寨以勝也招使乃冒之而加秩平進闕之幸以不敗守關者之力也而賞歸於安陸之別駕南河之奮死不顧忠義軍之力而捷奏於漢陽之守貳柘皐秦興之能保鄉井義勇民兵之鏖戰也而京口統制乃被不次之擢臨淮壽春之不顧矢石萬弩手之亡命以狥也而幕府與篤乃膺最上之賞以至鳳凰山之捷以王帥轢而不問熨斗谷之捷而招撫怒而不上襄陽一萬八千之奏而及賞者才四百十人而半為宣幕之鄉親漢陽一千二百人之捷奏及賞纔二千人而半屬朝士之薦送合肥守城之奏不及其十分之一而享薄之不平已見於泗淮之歌頌熨斗燠奏伏騎之奏不及其百分之一而有無之異報已聞於將貳之交爭以至宣招制帥之結罪勘同反不若檢詳詳房吏人一笑之為得監司州縣之外倚保奏反不若承旨司一言之增重臨戰朱湔之膏血而為都司檢正吏會之金珠被傷未沒之瘡痍

又獲割而為兵籍賞功諸旁令史之酒炙立功之地不在於戰鬬之揚而在於撿正廳擬筆之濃淡奏功之牘不出於都轄之官而出於左右司薦口之輕重惟是助偽之范仲士叙官而得秩而伏節死義之秦司幹官乃無料祿以沾非合連叛之王喜則鉞以帥閫而亡命先登之李好義乃廢黜於西江之戍副胡海之首斷於王福之手而賁歸於班世貞射揚之血濺於張敵萬之身而命出於趙師道是則賞不特歸於不戰之人而且及於從叛之人恩不特及於無功之士而反遺於守節之士陛下所謂不受爵賞以勸智勇果何智勇之謂勸耶上同

小人每輕啓兵端

熈寧之初不過變新法耳新法已變而兵興於熈河元豐小人不過撼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湟鄯蔡京始謀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而師童貫始謀亦不過望節鉞耳及其得位則納焉植於國以開邊隙王于始謀又不過傾蔡京耳及其勢利相軋則欲復燕與以要功名蔡京欲固其寵則興嚴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求

樂之役章𥬇之於湟鄯蔡京之於青塘皆是謀也雖王安石亦開熈河之端況小人之不足道乎

宋朝掌兵管軍之職

宋朝用兵以仁故所遣之將亦皆不嗜殺人者如曹彬申嚴禁暴之令則賞王全斌稍肆侵掠則罰是也平蜀之役斌以節度使為都部署[見罰則為留後]彬以內客省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其平江南也彬以宣徽南院使為都部署[見賞則為樞密使]潘美以節度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北院使]所謂節度則遙領也[平蜀平江南皆在罷節度使兵權之後]所謂客省宣徽使則猶職名也所謂都部轄都監則猶漢唐大將督帥有事則命事已則罷也至於節度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為正任者止與文臣分班而已內客省使引見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副為橫行者皆為祇應官耳自通事舍人而下為閤職自諸司使至刺史為遙郡自諸司使副至內殿承制崇班為大使臣自供奉官至禁直借職奉職為小使臣皆以別秩祿而無與於掌兵惟殿前馬軍步軍都副指揮使三軍都虞候天武捧日龍衛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掌兵之職而又無符印故三衙雖統天下之
兵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其見牢執必橫杖肅揖樞密唯總符印而
兵則管于三衙四廂其有調發則必禀天子之命三衙樞密於是乎盡
屏五代餘習矣環衛官自金吾上將軍至于千牛諸衛將軍皆為宗室
之職名及為武臣之贈典或為責降之散官故環衛官無復漢唐內變
沿邊有守將（李漢超郭進等）皆內屬密院諸路有兵官（鈐轄都監之類）皆外屬帥臣於
是乎內郡外郡無黠將驕兵矣然澶淵之役禁衛瑟縮而不行靖康之
變主帥倉皇而不至虜馬長驅中原曾無結草之衛天蹕南駐張韓劉
岳各擁大兵以抗強虜士氣稍振兵威萬張復懲東晉之失盡易而為
御前軍馬固無亘劉之僭亦無灞上關中之捷矣推原其故自太祖太
宗削平諸國之後宿將論謝文臣典兵寇公澶淵之行韓范為西北捍
禦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厥後王韶擅開邊隙李邦彥但守和議戰守俱
無足言者習於用文而不用武故也

又

按陳止齋建隆編（察龍岡之制舊典）

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從容杯酒間盡罷侍衛指揮石守信殿前副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王審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等軍職而授以節度之虛名其在外郡以節度而掌兵者猶近三十州符彥卿在大名王景仁在秦州郭從義在徐州武行德在鄭州郭崇昭在真定李重進在揚州李洪義在永興王彥超在鳳翔楊承信在壽春張永德在潁昌劉重進在邠州趙贊在廬州宋延渥在鄧州孫行友在定州藥元福在興仁白重贊在涇州張鐸在河中王仁鎬在襄陽趙晁在孟州李萬金在延安李廷璋在晉州袁彥在陝州李筠在龍德府陳思讓在滄州馮繼又在臨州析德袁在府州李夷興在夏州皆非他節鎮之比而以節鉞雷軍者不與焉自唐末五季各擁重兵不純臣京師乾德中有因遷徙而代者趙贊徙延安以馮瓚知廬州有因致仕而代者郭從義致仕以鄭毅知河中有因卒而代者王景卒以劉知古知鳳翔有以他職遷領者張光翰以永清節度官軍即以劉熙古知貝州於是天下節度皆為守臣矣雖然守將之控于西北者如李漢超郭進輩凡十四人類多久任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武朝廷無西北之虞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江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晉州李隰晉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內郡守

倅兼治一州民兵轉運使兼總一路財賦其稅賦榷酤商稅茶鹽坑冶山澤之利各以分數隸給州郡及係省房廊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者盡歸本州有軍資庫貯經費有公使庫備知通泛用聽遂州置軍營招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四五百人是時維羅方鎮而守倅猶得分兵財之權備非常也自熙寧初王安石建言興其財利資守臣孰若收之公上於是盡括四方地利罷州府禁軍招填會遂路闕額兵食衣俸上供京師自為朝廷封當免役錢坊場河渡沒官之產召人買撲斷佃以助常平設青苗市易盡歸常平司其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州郡只有公使庫限二百千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才有此息房園祠廟之利守臣窘束屢有奏陳其免役等錢則歸之常平司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於是乎守臣無利權矣安石又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訓專領西北今七十九將東南止十三將於是乎守臣無兵權矣內外守臣既無兵權又無利權此靖康之變所以無勤王者也間或有之亦市井小人易合而易散者也是為得歸咎於國初懲艾藩鎮之過歟嗟乎國朝一路財賦猶總為轉運使至熙豐則分為提舉常

平茶塩市舶坑冶渡江以来又有四總所則州郡之財益可知矣熈寧立制猶有一路團結之兵今之缺而不補者十且三四州郡之兵又可知矣獨不監靖康之覆轍乎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乃廂軍團併為額者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乃教閲之兵隸之將下者元豊今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兵雖遍天下而虛籍率十三四其聞老弱又半之或有弄兵潢池者已不足以禦之况望其當大敵乎

宋朝養兵之制

井田既廢自漢迄唐皆收屯田之利宋朝官有屯田郎不聞屯田之效守倅以營田係銜不著營田之績何耶五季易置皆以兵也養兵如養驕子飽而哺之猶慮弗食如之何使之因而食耶律以階級亦已善矣始以民田終以兵田使之知有倉廩之積室家之奉踐其利而忘其勞顧何有不足之意太祖規模遠大慮不及此又何耶按建隆編太祖以諸郡本城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之習南北風土之異未必不為屯田地也特神機深秘未即發露耳自慶曆嘉祐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巖差出占破之令自熈豊兆賊作院名置指揮由是在京兵旅無就粮者而廂軍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又嘗觀之太祖語左右曰吾將西遷

洛雖者無他欲挌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不然不出百年民大困矣蓋國初自石晉失關南十縣而太原與狄虜合從大梁京都外無藩籬之限所籍重兵以為衛厚賦以養兵耳月積歲累既無地田以養兵又不遷都以省兵民安得而不困哉是故太祖懲創五季征権茶塩酒酤之禁止能寬之而不能盡去之若凡以養兵故也未幾以朝臣監諸州税以刺史為觧州権塩制置使以歳之餘用別貯為封樁庫收與賣田宅印税錢增河東幽州礬禁置揚州建康茶引権嶺南塩拘番州錢為係省無得妄費比校諸州征権等錢不得欺隱朝臣監税止不得臟隱事並係太祖行凡以為民亦為養兵故也太祖又合蔡閔二水貫京師達壽春以通淮泗舟楫後五丈渠自都城東郭以通東方之漕亦為養兵也於是國初之兵十五萬真宗時内外兵幾百萬實九十一萬仁宗寳元以後募兵益廣迄于至和兵蓋一百二十六萬矣以上並見至和二年神宗即位張方平上疏曰京師砥平衡會之地國依兵而立兵侍食而聚寃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慶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壯城謂之廂軍遂與禁軍數自幾等歳增衣粮

天下安得不困考方平之言遂符太祖之先見使平生於崇觀間則目之所覩又如何也嗚呼太祖規模遠過漢高祖而群臣無奉春之策豈天數當有靖康之變耶秦漢用度耗於用兵國朝財賦困於養兵曾南豐云守興當羅熙之間強胡憂爲邊害天子念守兵歲費而趙魏失寧務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資開易水蹴鄰距修鮈河之利邊也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外百萬之師議者以爲豈晏然者弥在農耕務哉天下乃遣議臣東出宿毫至壽春西出許穎轉陳蔡之間至馬鄧得丑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收耕屯之業變其功用而天子銳意向之而任事者被壞其法故功不立

今田養兵之策

宋朝財賦困於養兵已見職官戶部六院四轄諸監司并右方養兵說

今日之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荆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爲邊郡湖廣閩浙崎嶇山谷間皆爲內郡非兵無以爲守也今日養兵所籍者田稅之入征榷之利皆已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內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沃狹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爲屯田地乎祖逖積穀雍丘吳主屯田壽陽荀羡之東陽晉穆帝時陳燮之之義陽劉義欣宋人亘崇祖齊人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祐之襄陽都貴苻堅臣

韓晃子臣元魏之徐州以圖按之皆在漢南淮右惟維紅在曹滑之間壽
春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邊郡也中興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
開邊除從邊之民佔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也今也或戰或和犬羊
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寅北伐流轉者衆何佔佃之可戀乘流轉之初
遂而以安集為名常蚌鷸之相持而以防拓為說及是時也行屯田之
策省養兵之太費當今之急務也就高為壘以固民心韓重華之法可
行也外為游兵以護田作趙充國發騎就草田者齊兵為祖逖置軍屯以禦其外之策可
用者計夫給畝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為三等當如唐之軍府屯因水
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當如鄧艾之導濟河杜預之激湍淯劉義欣
之號芍陂可也國家閒暇此焉擾攘不及是時小為根本地忽有小警
相顧無策不免朘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外俱弊將不知其所
止矣何暇為恢復計哉

羣書考索卷四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財用門

周財用

周宜理其財之所出

或問周禮其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矣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用者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吏滲漏乾役或有容奸而肆擬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之而府庫空虛既寡於用則不免厚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内府

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攷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攷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適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大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司次舍幄帟服裘之用捨奄寺嬪御掃洒使令之賴盜皆得以自總而身計之而不推上之自便以滋國費困民力嗚呼茲成周之所以盛耶由此觀之冢宰制國用非理財之謂也均節財用之謂也亦明矣非理其入理其出也○薛扎云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太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漢丞相以出入財穀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大

農禁錢入御少府入會計屬司徒卽此尚可疑稟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
相侵奈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
法不精章和以後大農之平準為中準列於內而取少府之尚藥大官
御者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云同上

周漢唐財用

周漢唐內外財

周時冢宰制國用凡玩好匪頒皆得以制之是內外之財相通也漢興
山海地澤之稅歸少府以供天子私用公賦之入歸大司農以供國家
經費內外不相關若非周制矣然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若於經費
之外別立少府專為天子私奉養而不歸於大農大農用有常費亦是
美意故人主節儉緩急之際又可以出私帑濟公用若光武禁錢悉歸
大農是不知此反使後世有鴻都之事惟唐之人君斡經費之物盡為
私藏則意大失矣

漢財用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今歸大農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漢初縣官未摧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領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摧之而向時山海之稅歸少府者至是入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合用國家武備繕法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勞賜一出少府歸大司農少府自不相關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司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餘乃始以水衡錢私藏以供縣官工作之費故得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欲賞賜節約都內錢四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大農內藏皆有餘蓄則亦何事竭公

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之大農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
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
能免而顧使一切助辦於宮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
於亡聊而有內庫之私也然則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公用要不失為
美之意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 唐仲友

郡國財賦

漢置司農少卿雖承秦舊但秦人盡歛天下財賦至於負海之粟以
歸京師賈生所謂千八百國民以自養者是也至漢大封九國分侯功
臣正以十五郡屬京師而又列侯公主食邑其中近於周家獨取畿內
之賦是時郡國自有司農少卿錢所以吳王鑄山煑海者自擬王者百
姓更賦皆貸勿收梁孝王府庫藏金玉多於京師正為此也是時賈誼
晁錯諸公皆以是為憂故武帝設鹽鐵官盡籠天下之利筭緡錢商車

大率皆是籠絡郡國財賦尊顯卜式以風諸侯令助邊云

養財所自出

治財之術亦養其財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猶為知本末至如後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織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於官也而復其調則上宜之用貿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則所入者宜不足以償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強而漢有紅腐之積彼獨何術也彼誠知夫財之所自出者不可不養則其所以予民者乃其所以取民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慾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興而邊民困賦役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榦鹽鐵筭商告緡也而商民困自其責爵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罰酎金也而列侯困矣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民之本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稅之入

而上不勝用矣陳季雅

唐財用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

唐初天下財賦歸至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元宗時王鉷始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卒肅宗時第五琦請以左藏財賦盡歸之大盈庫供天子賜給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皆人主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時瓊林大盈陸贄常極諫之故方屬意聚斂韋皐有日進李兼有月進劉贊有羨餘之貢又有代易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蕭綬始一以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益私財憲宗即位盡罷進奉似矣未幾劉闢李琦既平貲藏皆入內庫于頔皇甫鏄為刻剝於是有助軍賞之名後武宗懲前弊以户部度支塩鐵及諸道進奉並輸延資庫以宰相領之又不是

唐財賦倚東南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
抑嘗攷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曆中獨孤及爲舒州元結
爲道州率户不過歲取十千而止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林甫
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十五道不申户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
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户當時
户數減耗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
萬緡之賦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盖至是而求其及於
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于咸通又加
甚焉故陸龜蒙言元和中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賦已重
殆今盈六十年賦又數倍於前後蒙此言乃發於咸通也故元和視大
曆建中而重咸通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變故之
餘重之又重豈特唐末年而後盛哉然大曆之際軍旅數興户口減耗
而賦得無增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揜矣

宋朝財用

會計錄

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朝丁謂著景德會計錄田況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邦計量入為出（熙寧亦有是錄）○德宗時三百八十萬五千餘户總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是四户出一兵）蘇轍取元豐八年之會計之實而別其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若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其收支叙云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兩使留後一人今後八人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百六十五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承節郎一百二十七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其餘諸司使副供奉侍禁三省之吏莫不數倍之於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省神宗裁減宗室之恩今微為之節使見仕者無損方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

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慶曆之入二千八百餘萬出二千七百餘萬治平入二千五百六十餘萬出二千三百二十餘萬熙寧入三千餘萬出二千五百餘萬然其入之所以常多於出者先為之計爾夫計入以為出則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為入則吾入也常不給蓋知所計則不輕用之用之則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比其數以較出入孰為經用孰為私子孰為起支孰為定例孰為有餘孰為不足

精會計

財莫先於節亦莫先為會宋朝初建版部則布左計右計總計等使之日其後三司置使度支居其一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夫度支之設職在諸曹一郎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則其意可見歟自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户口之籍與地之圖謂度之多寡賦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數莫不備矣自三司使之罷理財既已無術而渡江以来與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營營支撑僅紓目前以至于今推原其弊皆起於理之而

無其説

今日費用

紹興中鄭湜劄子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其後月增歲貢及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六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啻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祿兵廩所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和末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過八十萬比年安靖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間月支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陳襄論神宗歲入緡錢約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餘萬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

財耗於兵官

今日生財之道多矣惟是節省不得其術以今天下較財用於漢唐所入十倍於漢五倍於唐唐人榷塩劉晏時每年得六百餘萬李巽最多

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萬此必一段說熙豐多於唐紹興又若下文云云令准一年折入一千三百萬有奇校之熙豐以後所入倍再今姑置勿置紹興初年令折入已數倍矣紹興初養兵僅百萬今中外纔四十萬爾比来弊直合於餉軍理會在藏支養兵若十之七又未嘗養得兵說者只云合太老弱去詭名殊號不知軍中不可無老練之人弱有二說病弱者則強壯者自不與為伍幼弱則他日復成將詭名未易檢校劉韞寄云得一賢相自無許多般事始末只合於餉事上說外則靳借名器如紹興初使相未嘗除人節鉞惟四大將今使相三十餘人節鉞數百輩人月費數千緡又宮觀無撙節安得不匱之魏云禮

今日財有傷耗陰耗

建理財之議而有取於生財者今日之故說也建理財之議有取於節財者亦今日之故說也今生財之術視前古為詳矣穀則有租絹則有甯酒則有榷茶鹽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獲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以此生財而財不豐則生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

節財之說視前支為盡矣力役不興征伐不舉好予匪頒初無濫賞而又惜士祿之圭角停樞密院之犒設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節者今盡為之矣以此節財而財不豊則節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慮夫無財慮夫所以陷沒之者不可以類舉而又以陰耗之者衆前日之事今日之鑒也高宗皇帝在紹興間嘗以六事詢執政而當時宰臣之職（呂頤浩）謂宣和（徽宗全盛之時）月支九十五萬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則紹興之月費加多於宣和一歲共用一千三百餘萬又謂榷貨所入東南鹽歲若千萬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

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庫其實欲蓄積以待非賞之用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之則出以助之諸路財用乏則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貯之封樁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緡五百萬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足絹募一胡人首用絹二百萬疋北虜盡矣太宗改名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是

焉太宗初實内帑諭侍臣曰河東叛境甚迩吾必取之至所不免擾民今内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真宗謂王旦曰内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有奉也但外廷不知耳仁宗明道二年出内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于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内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内藏以濟之當時常出錢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哲宗時嘗因冬大寒出錢十萬緡散與窮民

祖宗時利權不分

祖宗時户部之職實為三司其餘司則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渠之屬凡天下之事權鎖之太平貨財之入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帳籍量其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已而不為他司所牽制内而諸司外而轉運亦心腹之運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則財無不羨此之謂利權不分自三司之胄案為軍器監而繕修械杖之具户部不得預曰都作院屬於諸道憲司曰水部屬於冬官曰磨勘司屬於都部而並屬於

刑曹鈞考檢校戶部莫得而知之利權於此分矣故他司以辦集為功而不顧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職守拘牽而費用無藝國用安得不匱乎

內外財計不一

今中都有戶部有修內司有內庫有一庫之[redacted] 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惟軍資當合自治餘皆屬戶部可也今他司財計所在戶部不得其出入及漏卮無當何所致詰耶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治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惟激賞不當他屬餘皆宜屬轉運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財之道可一言而盡矣

祥符天禧出入之數

國初以來財用所入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所出亦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至道中榷酒稅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貫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末塩課錢七十二萬貫天禧末至

一百六十三萬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三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萬貫景德以来祀郊費七百餘萬祀汾陰上寳冊不與焉至道末所出不過一千餘萬貫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萬貫設者不預焉

今日總司之財

古之掌財者二今之掌財者三內帑也外帑也此自古以来則然也而中興之後則於二者之外而有總司之財焉此不可不講也中興以来駐蹕吳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始粮餉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主將取之總司總司吝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而總領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也自收諸師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號為外司農其權重也官分四總領其職專也兩淮之職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時之制焉爾而其大意則欲便於粮餉也大抵國家用度多靡於兵四蜀湖廣江淮之賦類總

司其供京師者惟仰閩浙而已近年以来嘗命官以攷總司之財矣又嘗欲合總司之財以歸戶部矣合之則緩急無所備不合則事權無所統其説紛紛至于今未定愚切以為合之非也不合亦非也盍亦求中興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初年總領財賦本之戶部兵式職固在外也而其權未始不歸於內也權出於內則可以制其虛盈職分於外則可以備其緩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

四總所掌錢粮

鎮江諸軍錢粮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粮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南諸軍錢粮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粮四川總領掌之

紹興歲入之數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

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係年錄紹興二十七年）

嘉定歲入之數

當今歲入之數爲緡錢三千五百餘萬而歸于版曹者蓋一千九百餘萬歸於淮東之總所者二百六萬歸于淮西總所者三百七十八萬歸于湖廣者五百七萬歸于四川者五百三十八萬（嘉定十年廷對）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財用門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取為殷富

夫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戰國漢唐至于今用之昔越王勾踐國於會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東及饒信是也其為郡十地至狹也當是時玉帛之貢於吳府無虛日外而吳之公卿大夫皆有賂內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養然未嘗有不給之憂吳王濞國於全吳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閩中是也其為郡二十地雖廣也而尋陽興國宜春高安割而屬之長以當是時吳之百姓無賦也惟即豫章山以鑄銅煮海水以為鹽而吳之富擅天下至於金錢之饒在處而有不特取之吳

而未嘗有之財之處（陳傅良）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

爰至于唐代宗大曆之際劉晏掌江淮監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天下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間韓滉之節度浙江東西也是時車駕在奉天滉則獻綾羅四十檐李晟駐軍於渭橋滉則餉米百餘艘乘輿反正於長安滉則貢米百萬斛非特此爾而唐雖名為都長安而大農之國計實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也憲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國計錄備述元和之初藩鎮瓜割玉帛之不貢於王府者十五道而歲租賦之所倚辦者八道實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當是時戶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萬而兵之仰給於縣官者八十三萬又且師旅四出誅吳平路劉蜀殄蔡收齊伐魏其間稟給之費不可一日闕而初未嘗告乏則是東南之地善用之而財賦未嘗不豊也（陳傅良　亍葉）

祖宗之時銀絹繒絮錢穀皆仰給於東南

仁宗皇帝慶曆三年詔會國家之財賦轉一歲之中而為定式別其州縣之稟給諸路之轉搬與酌漕舟車之費而東南金帛之成數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江東錢之上京以緡錢計者凡八十九萬銀以兩計凡二十萬絹以匹計凡五十萬江西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三十四萬銀以兩計凡十三萬絹以匹計凡三十萬湖南北錢之上京者二十七萬銀二十二萬絹一十三萬兩浙東西錢之上京者七十四萬銀四萬八千絹七十二萬福建銀之上京者二十萬八千此其大凡而奇贏之數不與焉與夫遠而兩淮之運而川廣所費貢不下百餘萬諸道金繒綿絮之饒亦且數百萬皆不可毛舉是時米之在東南諸郡者凡六百二十萬石銅之鑄于饒池江建者凡六十八萬緡是則國家財賦之仰於東南也者未嘗不豐也同止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

國家撫有南夏大江劒閣以南泰然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為外屏

以元豐二十三路較之戶口登耗墾田多寡當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廣狹財賦豐儉當四分之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當天下四分之三方今僅當四分之〔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東果粟〔利古盛於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於南而北地古今無有兎利盛於北魚利盛於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專於此者其利鮮專於南者其利豐故長江劒閣以南民戶雖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二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關河無聞塩池之利今稱海岱〔天下仰給而解塩荒涼陸海之利今稱江浙甲於天下關陝無聞灌溉〔利今稱浙江太湖甲於天下河渭無聞吳灌進圖

東南牧養

方今王氣盛於南故牧養亦盛於南

上古王氣在東中古王氣在西近古王氣在北方今王氣在南上古牧養之盛在於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今登萊之間是也中古牧養之利盛於秦隴秦之先牧養蕃息受封於周今之秦鳳路是也近

古牧養之利盛於河朔元魏孝文於并州置牧場馬大蕃息今之河東路是也宋朝以来川廣之馬足軍國之用蓋牧養之利亦[redacted]去来為之盛衰 同上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

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豊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後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 鄭湜劄子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于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于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歷五季紛争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間咸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幾至數十百倍至于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宇內辨

九州所產

周九州所產與禹貢九州所產畧同

楊州其利金錫竹箭荆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林漆絲枲青兗州其利蒲魚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鹽冀州其利松栢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貢楊州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楊州所產也荆州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荊州所産也豫州厥貢漆絲絺紵則麻漆枲固豫州所産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産之多少者而言之也（王昭禹周禮詳解）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為瘠薄在今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土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經濟）

九州田賦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等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中賦中中

梁州田下上賦下中雍州田上上賦中下也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揚州田下下賦下上荆州田下中賦上下豫州田中上賦上中是也或田賦等如兖州田中下賦正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方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夫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荆州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兖州無雍梁之邊患無青徐之僻陋又無荆揚之魚鹽人無冀豫之羅綺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胡氏書解

九州之賦惟梁揚冀豫有時錯出

冀州出第一等有不給之歲即出第二等也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有時而出第二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豫州中國之交會

出第二等蓋亦甚優故錯出第一等至於梁州則夷狄地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入等似若太優故無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同上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化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荊楊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砮則同出於荊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玄纖縞揚州則有織貝荊州則有元纁璣組豫州則有枲絲絺紵等貢古於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桑麻穀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同上

唐鄧汝潁陳蔡許洛地利

古稱肥瘠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磽瘠鹵

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本魚鹽與

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及山林藪澤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往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濟原泉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潁濱民政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

蘇之疇當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葉學士進卷

荊州地利

鄂乃荊州之地於古為瘠自唐以來乃以沃稱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業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塉瘠民間苦之當時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建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郎宋朝之鄂州則是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黄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塉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凉為甚春秋而

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来始倚武昌為重吏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辨字內

楊州地利

楊州於古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

按禹貢楊州厥田下下是南東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曰方習俗取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并里環聚以糞其田雞豚畜之牛羊牧之荊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漑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辨字內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

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三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鹽息許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況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衆而儲跱置場常患無一年之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丁一榜眼　館職策）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何不見其有餘

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蕭何留收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源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淵請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給軍故史臣謂張延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江淮之資平天下也今歛戍守遷徙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君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學士院撰　館職策問）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

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犄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數路之所出而資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 陸濬館職策

諸路經制總制月樁及兩浙歲收緡錢

宋末取民多於宋初時

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 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創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 總七百八十餘萬 紹興初參政孟庾總財賦創立 月樁四百餘萬 紹興初應副大軍創立高宗皇帝以為始於朱勝非常欲特罷兵後盡蠲之 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寸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 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 而茶鹽之利又

專隸朝廷州郡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

鄭湜劄子

兩浙板帳江西月樁

二者稅額太重

兩浙板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樁相似月樁之數出於一時而不能均如額之稅錢三萬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緡而月樁之額財一千六百九十一貫贛之稅錢四萬一千三百九十有四貫而月樁之額七千四百緡是筠之稅錢去袁無幾而袁之月樁幾五倍於贛江西月樁太畧不均如此孝宗朝臣僚劄子

兩浙租賦

兩浙賦供兩淮歲輸茶鹽又隸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下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一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

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窮困無聊耶　光宗朝臣僚劄子

諸郡上貢　唐

諸州貢絹

按陳留郡唐之汴州滎陽郡唐之鄭州睢陽郡唐之宋州靈昌郡唐之滑州潁川郡唐之許州譙郡唐之亳州濮陽郡唐之濮州淮陽郡唐之陳州東平郡唐之鄆州彭城郡唐之徐州汝陰郡唐之潁州信都郡唐之深州河間郡唐之瀛州樂安郡唐之棣州淮安郡唐之唐州

諸州貢綾

臨汝郡唐之汝州北海郡唐之青州汝南郡唐之豫州魯郡唐之兗州范陽郡唐之幽州將陵郡唐之定州漢東郡唐之隨州丹陽郡唐之潤州梓潼郡唐之梓州

諸州貢綿

臨淮郡唐之泗州汲郡唐之衛州文安郡唐之莫州東陽郡唐之婺州信安郡唐之衢州清源郡唐之泉州

兩州貢絲葛

臨淄郡唐之齊州吴郡唐之蘇州

諸州貢絲布

鉅鹿郡唐之邢州廬江郡唐之廬州鍾離郡唐之濠州壽春郡唐之壽州益昌郡唐之利州

諸州貢紵布

晉陵郡唐之常州吴興郡唐之湖州宣城郡唐之宣州廬陵郡唐之吉州宜春郡唐之袁州巴陵郡唐之岳州

諸州貢紬紗布

歷陽郡唐之和州貢布魏郡唐之魏州廣平郡唐之洺州博平郡唐之博州纈鄴郡唐之相州貢紗

諸州貢氈紬

兩州貢錦

清河郡唐之貝州貢氈清化郡唐之巴州貢綿紬

趙郡唐之趙州廣陵郡唐之楊州錦貢

諸州貢葛

弋陽郡唐之光州義陽郡唐之申州豫章郡唐之洪州長沙郡唐之潭州零陵郡唐之永州臨川郡唐之撫州潯陽郡唐之江州葛貢

三州貢金

南浦郡唐之萬州衡陽郡唐之衡州通義郡唐之眉州

二州貢銀

江夏郡唐之鄂州邵陽郡唐之邵州貢銀

二州貢羅

常山郡唐之恒州唐安郡唐之蜀州羅貢

二州貢蕉

長樂郡唐之福州右並據通典實事增損其文

諸土貢

四京所貢

東京開封府貢紋綾　西京河南府貢蜜蠟　南京應天府貢絹　北
京大名府貢花紬綿

諸州土貢

沂密濮滑冀霸亳宿海泗滁濠等州興仁東平等府臨江建昌等軍則
貢絹濰淄蔡越杭明秀豐梓等州龍夔江陵等府則貢綾婺處衢等州
則貢綿郢錫光蘄仁黃湖常嚴處袁筠郴岳英等州興國南安淮安等
軍則貢紵壽光洪吉撫潭蔡金戎瀘等州興平江府則貢葛汝雄洛等
州則貢絁濟南府則貢綃綿徐州則貢紬綃隋州則貢絹綾葛隸州則
貢絹紬真定府則貢羅相州則貢紗絹鎮江府則貢綾羅鼎州則貢布
果州則貢絲布達州則貢絺若夫青州則貢棗沂州則貢鍾乳萊州則
貢石器孟州則貢梁米解州則貢鹽花鳳翔則貢榛實建州則貢茶至
於金之貢則衡嘉雅資昌利象融等州銀之貢則邵鄂循賀封端梅邕
昭梧滕貴柳宜等州

國都漕運

古者國都甚近故未論及曹運戰國爭事攻戰秦人罷侯置郡始論及漕

運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得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務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子所謂千里饋粮士有飢色皆是此征轉輸至其所以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能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絽東

關中漕運 西漢

漢初漕巴蜀粟後漕關東粟最後又漕山東粟

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侵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大抵多似於山東諸郡枚乘書云轉粟西向當時有欸開褒斜道以致漢中谷者以江多湍石不可船漕則知巴蜀道嶮以運轉爲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置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致之於史獨河東有粮倉甑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舟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

關中漕運 漢唐

漢不仰江淮粟至唐始專仰江淮

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未詳到得武帝時更多而徙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

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度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
王削弱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
疆相間雜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至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
實其後運粟入關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
去中國封疆遼遠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諸侯自封
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
諸侯殖利自豐京都所運不是江淮之粟到唐時專倚江淮之粟唐太
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使出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
仰給太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數十萬後來明皇時府
兵之法漸壞兵漸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大抵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
宗廟射享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兵與漕運相為消
長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自肅宗代宗之後河北諸鎮皆強租
稅不領於度支所以唐全倚辨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

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
河陰倉之類轉相船運自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
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矣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將
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
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甚急唐斯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
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三節最重者京口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
是諸侯咽喉處淮是江淮最切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丞相李奇因漕
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知三節惟是京口最重 呂東萊

關中漕運唐

唐初漕運未甚多自後益多於前

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漢漕運事不多見至唐方以漕運為大事然唐
初未甚見元宗以後方說得張大耳蓋關中是西秦沃野之地亦可支
給卒有水旱則轉漕皆少亦自足用故正觀永徽之間止歲漕二十萬

自後承平日久用度彌廣奢侈日甚如專仰給漕運天子數幸東都就
食敖倉粟德宗時關中倉廩耗竭禁兵或脫巾呼於道望見漕船德宗
父子動色相賀是以裴耀卿劉晏之徒皆以漕運轉名大率漕運多是
江淮之粟使關中極迢遞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黃河
自黃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江自二月起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
八月間方到入黃河十六八九況用吳人般運在所不便耀卿措置轉
運隨處交納粟番易人雖可稍停民力當時民丁約四百萬使丁出錢
一百為漕運費又益半為營窖亦大擾民矣且秦漢時亦有轉運只用
兵時運粮粟實遠為多數十餘鍾致一石之類是已至唐則專一供關
中之用故漕運極廣德宗時歲會百餘萬石則是歲歲用兵也裴光卿
雖能省漕運然只知為國不知為民止能般運米粟足朝廷之用而不
恤民力之困獨不思正觀永徽之初二十萬石而能足用而今乃如是
之多其咎安在若賢相處於此必不獨理會漕運須是使人君節用自
其上而節儉始若止於漕運將一能吏之才耳徒使在我有多運之功

而朝廷無節儉之德賢者冝不為此耀卿何足以知之東萊唐時議

關中漕運漢隋唐

隋漕運多於漢唐又多於隋

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道甚險卒沂河而入謂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轉運者耀卿與晏為首歐陽文通進司上書

汴京漕運宋

宋漕運之數

太宗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長編

財賦門

宋漕運之數

宋四河所運江淮沿淮入汴陝西自黃河三門沿泝入汴陳蔡自惠民河而至京東自廣濟河而至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軍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十餘斤會要

宋恃汴河為急

神宗熙寧八年張公平嘗論汴河曰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師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粮而已淮汴河所運乃太倉畜積之實故宋於漕事至急有汴河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長編

汴京漕運宋朝

四路粟惟江淮最重

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

若是陜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
自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
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
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
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
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或有費亦有鹽以賞之此
是宋朝良法

關西漕運 宋朝

分汴京之漕以給江西
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
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
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以鄉之迹不憚十
許里六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歐陽文通進司上書是時用兵陜西）

國都漕運 宋朝

宋以東南而漕東南比之漢與宋為易

唐人嘗以東南而漕關中矣宋嘗以東南而漕大梁矣其道路之遥遠

轉漕之煩費孰與宋朝以東南而漕東南又何至於虧乎

羣書考索卷四十六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東南十路 。淮南兩路。江南兩路。荊湖兩路。廣南兩路。兩浙路。福建路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於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登湘山（宋朝潭州益陽縣內）夏禹東巡而登會稽（宋朝越州）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唐交州宋朝棄之兩蠻）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斷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為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為遐陬不之齒也逮夫泰伯奔荊蠻而吳人化其德文文之與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國東南之民

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禮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陬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荊楚以鬬勾踐種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為教之相藉商農士賈各肄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駱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荊以人倫之教耕桂嶺之治任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嗟乎城邑而居倉庫而儲陶瓦以覆服牛以耕父子夫婦以為家鄉黨庠序以為教斯中原之民自古能之而東南之民自二代以前漫然未有聞知則與禽獸何異哉逮夫春秋戰國而不得善人君子以為邦漫華蠻風而歸諸華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朝風教滋羨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豈騖又受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

今之東南乃過於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户僅當天下十之一時天下縣千五百五十餘東南纔百七十餘天下户千二百餘萬東南纔百餘萬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户乃當天下之十一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餘東南當二百四十有餘天下户九百七十萬東南當二百四十萬餘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二百四十五萬東南八十餘萬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户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東南當六百有餘天下户八百四十餘萬東南二百七十餘萬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千六百五十萬東南九百萬觀其縣邑之增民户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絶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户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治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閩饒衢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

緍唐朝塩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緍至劉晏斡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緍
蓋不常有而宋朝塩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緍而海塩之利居多茶利
興自唐李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緍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
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緍而皆在東南此
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
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家為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
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則
貲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材之挺出與夫典禮之脩習
俗之美則又與古漸爲不相侔矣雖往古中京之盛尤有所不逮則知
天運去來也無常利特因時而已然自開闢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
作未有自於東南故議者不能無惑而不知壟久必行蓄厚必發天意
所鍾鄉有待而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陳隋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
王與其間何其微也及唐太宗援起晉陽不踰時遂遷隋鼎綿歷五代
五十年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爲帝又何其盛也關中之地自陳隋以

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為之師於是犀序浸興更五代至于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為國用者不勝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可識已

中原七路

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

劉石之亂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為晉土而當時有志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之墟而重失之邪然攷其地不過尚貢青徐兗豫冀州之壤而在唐為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為四京七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陝西河中府解州陝虢諸郡是已以宋疆理校之僅能當天下十三耳何於古而甚重也亦嘗考之載史自開闢以來綿于三代其間帝王之作莫不建國于三河之間戶口漑繁田園腴闢城邑井里纍然聿脩天下民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乎矣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歷古以來端為重地

號稱中原捨此以外則蠻夷戎狄之所居中原可坐而制之以為偏方指臂之地耳逮夫宗周以降陝服始為王畿春秋而下南國滋為霸土秦漢以還遠斥夷狄包四海之內盡歸中國疆理而備方指臂之地浸與中原埒矣然而西漢盛時總天下民户千有二百二十餘萬而中原盡九百萬天下縣三百七十有餘而中原當一千有餘大率縣户過天下十之七繇三代以前抑又可知東晉之時去西漢為未遠中原之地雖漸以陵替而中原之名猶在也當時有志之士深用慨嘆蓋以宜矣然自新室而下更歷魏晉南北隋唐五季之亂三河亂離寔函郡邑名物代不如作中原之名雖因於古而中原之寔已非古矣何則當西漢元始五年中原縣户過天下十之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元年中原縣户乃過天下十之六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中原當七百天下户九百七十萬中原當五百七十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晉太康元年中原縣户乃當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户二百四十五萬中原纔餘一百二十萬又後四百六十有一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中原縣户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中原當五百

有餘天下户八百四十餘萬中原當三百九十萬又後三百四十年當宋朝元豐末元祐年中
原縣户乃當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有餘中原當四百有餘天下户壹千六百五十萬中原四百七十
萬夫以宋朝元豐閒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户縣邑當
天下十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絶也蓋自秦漢以前天
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閒荒凉爲甚漢魏而下三河浸
以荒凉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閒曁于爲宋朝盡實推
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丘
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贛揄縣也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爲福建一路凡
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户宋朝爲許潁二州民户纔贏十
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户宋朝乃爲江東西十有三州軍江西淮興
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至一百七十萬户夫瑯琊潁川皆
中原地也會稽豫章皆古偏方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
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
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

徇名而責實必輕重之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川陝六路　○永興軍路○秦鳳路○益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梓州路

粤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繫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衿以荊湘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沔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襟以并分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遠近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戟吳兵騁于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蓋自春秋

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僅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冀挽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蓋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illegible][illegible]以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有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汲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邀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代如奕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

者豈唯力之不逮圖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御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巴陝而已

羣書考索卷四十七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

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於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幽州并州營州而元豐廿三路三代以前犬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羌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凡日月所照可以驅蛇龍剪荊棘而人[illegible]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為夷狄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

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
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正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
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
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陜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
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粤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
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
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
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
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蟠木宅龍城（唐營州宋朝棄於東夷）黃
帝逐獯鬻而邑涿鹿（唐幽州宋朝棄於北狄）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遠也）文王遠城
於朔野（唐雲夏之間宋棄於北狄）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於蒼
梧夏禹東巡則殁于會稽（宋越州）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
反大抵經略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滋眷佑於東
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

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蜀悉為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蠶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蘇厥靈後世益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羗狄為郡縣者未常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為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矧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風氣濕燠有夫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沿關以西則風氣精涼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地之和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

下大勢默可知矣

九州

禹別九州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校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荊河豫州千里而凡海岱青州千五里而縮荊山衡陽荊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水相去以四千里之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荊河淮濟之間徐兗豫三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弁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龕卩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入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

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内袤廣不齊如荊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脩地利盡良疇既闢賦土實稀故三州（徐兗豫）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淮南）（荊州漢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之西）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闊踈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闊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甚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荊揚雍梁四川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闊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嗚呼治有本要帝王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以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職以農為先誠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廷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

皆取定於民田故官無閑劇兵無聚散家無豊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
一之歛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菜
色故得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
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
坐水陸而建都會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遠形勢之地良
田蓋寡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敝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
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
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臣大郡多至數十萬戶
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産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
既不能為之關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
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
謂人皆土墾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下十之三使歲皆有年則斯民
僅能糊口設一穀不登所在不免告糴然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启稷
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王者能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

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
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矣抑亦復之者未得其
新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弭忘哉後王
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
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
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理遠近山
川夷險而已

五服

陶唐五服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
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
函不出禹貢之域何道理之殊絶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
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迹所通逶迤曲屈動
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

安能有及抑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
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令以東
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
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
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西
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衰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贏
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
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稱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
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
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為道之云
乎則先儒巧傳之說失其據矣嗟乎昔先哲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
當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遠非不知舉其[redacted]計其道里之遠
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
名企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娼大之君以

廣斥土宇爲功而記録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疆域

先王疆域

傳稱黃帝北邑涿鹿（唐幽州宋朝之北狄）虞世南陟蒼梧（宋朝荊湖南路道州寧遠縣北嶺表之蒼梧地）夏禹東巡會稽（宋朝兩浙爲越州會稽縣）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邈爲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北止幽陵南止交趾西止流沙東止析木）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届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碁布星分畫爲萬國其侯邦所預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漢時六千六百二十二鄉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擎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

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亦為斯民愛戴之厚不敢
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戎華蕃興轉相侵侮小國日
滅大國益横而車書於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浸興
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
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遍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
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玁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
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
夷狄寖強江浙之間已為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於上國於
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敎遠曁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
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
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哉抑亦時或不侔耳
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
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

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為郡縣而猶以為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也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於斯詎若是之勞民嗟乎黃帝登空峒（宋朝鎮戎之境內）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宋朝萊州之文登縣）漢武帝登單于臺（宋朝雲中之西北）隋煬帝幸鴈門（宋朝代州）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毒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臣謂其觀先偪貟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

高惠文景之時天下粗安四裔鼎盛匈奴侵盜河南（宋朝陝西路化外州）尉佗切據南越（宋朝廣南西路）閩越王猶保閩中（宋朝福建路地）中國疆域南北纔五十里東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帝末年四陲之地華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五千里開闢以來一王疆里至此為盛而當時海內虛耗户口減半後世未有取也王莽之亂百姓謳吟思仰漢德故劉氏復起天下嚮應史臣以謂高祖孝文之仁德結於斯人也深故光武成功若此其易彼漢皇基業恢宏如此曾何補於後世夫然後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斯言不誣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